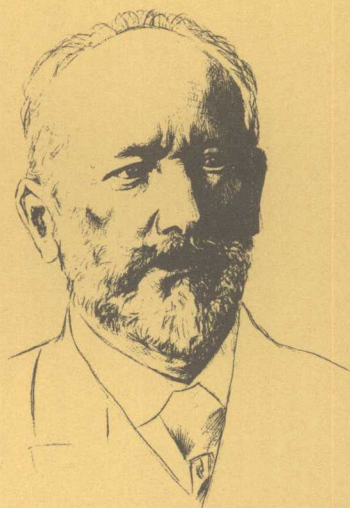




柴可夫斯基传

〔德〕克劳斯·曼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世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014003730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K835.125.76
13



柴可夫斯基传

〔德〕克劳斯·曼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北航

C1690841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K835.125.76
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柴可夫斯基传/(德)曼著;王泰智,沈惠珠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3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100-09483-2

I. ①柴… II. ①曼…②王…③沈… III. ①传记
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627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柴可夫斯基传

〔德〕克劳斯·曼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483-2

2013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½

定价: 44.00 元



北航

C1690841

Klaus Mann

SYMPHONIE PATHETIQUE

EIN TSCHAIKOWSKY-ROMAN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1981

本书根据洛沃特袖珍书籍出版社 1981 年版译出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新版说明

本馆出版名人传记渊源有自。上世纪初林纾所译传记可谓木铎启路，民国期间又编纂而成“英文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其后接续翻译出版传记数十种。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汇涓成流，结集出版“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广为传布。

此次重新规划出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续写经典、重开新篇。丛书原多偏重学术思想领域，新版系统规划、分门别类，力求在新时代条件下赋予作品新价值、新理念、新精神。丛书分为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发明以及除上述领域之外的综合类，共计五大类，以不同的封面颜色加以区分。

丛书所选人物均为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名流巨擘，他们的业绩和思想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甚至塑造了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所选传记或运笔于人物生平事迹，或着墨于智识求索，均为内容翔实、见识独到之作。读者于其中既能近观历史、反思现实，又能领悟人生、汲取力量。

我们相信名人传记的永恒魅力将为新时代的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我们也期待能得到译界学界一如既往的支持，使此套丛书的出版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24
第三章	/ 54
第四章	/ 93
第五章	/ 119
第六章	/ 139
第七章	/ 160
第八章	/ 184
第九章	/ 210
第十章	/ 239
译后记	/ 270

上 篇

第一章

房间里很暗，只有门那边透出一缕光线。服务生轻轻关上身后的房门，光线又消失了。

“把早点给您放在哪儿？”服务生问道。几秒钟过去了，黑暗中沒有传出任何声音。服务生摆出一副等待的姿态，在距离房门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他小心翼翼但却相当明确地干咳了一声，那个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把被子盖到下巴上的先生终于回答说：“请——放到床旁——放到这个小桌上，我亲爱的……”

这个声音很柔软，说德文时带有拖长的唱歌般的口音。服务生暗笑了起来。给外国人服务是很开心的事情。他们说他所熟练的母语时那么费力，使他不由产生一种舒心的优越感。“遵命，先生。”他说，他的声音里开始有了一丝长辈的味道。他从门口走到床边，把托盘放到了一张小圆桌上。

“我可以把窗帘拉开吗，先生？”他又问，这次把每一个字都说得特别清楚：他所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外国人，还是一位柔声细语的老先生，对他要格外的耐心，同时还要十分尊重，这样是会有小费的。

“谢谢。”那位先生说，但始终躺在被窝里沒有动。“劳驾，请把窗帘拉开一半——我受不了太强烈的光线。”那位先生补充了一句，带着某种伤感，终于把头转过来，看了服务生一眼。服务生轻手轻脚地，就像是在病房里那样，拉开窗前那沉重的丝绒窗帘。光线射进了房间，床上的先生不得不眯起眼睛。他眯着眼睛巡视了一下这个陌生

房间的混乱：衣箱半开着，衣服和书籍纷乱地散落在毛绒沙发和那个仿文艺复兴风格的小柜子上。“我昨天来的时候，样子肯定很不好看，”先生想着，“啊，是的，那是旅途中的白兰地……”他又闭上了眼睛。

“今天的天气不错。”服务生说，同时规矩而谦卑地站立在窗前。“真是一个美丽的冬日。”他又挑动地补充了一句，因为那个外国人仍然沉默不语。

他的沉默，并不是服务生在其他客人那里遭遇过的那种严厉和拒绝，而是一种悲伤、无助，甚至有些呆痴。于是服务生决定要像对待一个孩子那样对待这位客人。他提高嗓门用教导的语气说：“这里，茶壶旁边是今天的晨报。”又停了一会儿，他有些严厉地补充说：“先生是否马上结算？”

对方没有立即听懂服务生的话，有些茫然地打量他一眼：这是一个高身材、瘦个头的年轻人，很像是一个普鲁士的禁卫军军官，穿着一件油腻的燕尾服站在他的面前。陌生客人深邃湛蓝和怨诉探索的目光，使这个身板挺直的年轻人又软了下来。“呃，我是说，先生是否现在就付款？”他轻轻躬了一下身子问道。

陌生客人半坐起身体，拉开了床头柜的抽屉，里面纷乱的纸张之间放着银币。“噢，当然——”他说，“当然——多少？”看到这个花白胡子的老人笨拙而慌乱地从信封、笔记本和乐谱纸之间拿钱的样子，服务生甚至有些动情。但同时他清醒的理智却告诉他，他这个社会地位的人是不能感情用事的，至少不能在这个滑稽的外国人面前。“早点送到房间：一共三个马克。”他干净利索地说，明亮的眼睛里同时闪烁着调皮的目光：他要了比实际价值高出三倍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他可以说这是一个误会。“噢，当然。”那位先生急忙把手伸向抽屉。服务生看着他，显然十分开心，但也略带一点儿同情。

陌生的先生额头上稀少而有弹性的松散的头发几乎全呈白色；圆润而较短的连鬓胡须也已花白，而下垂的髭须，在唇下浓密而柔软，显现出红色。他现在从床上坐了起来，面色暗红，略带着喘息。

他递给服务生一块塔勒尔银币和一个马克——这意味着除了服务生索要的无耻的价格之外，还给了一个马克的小费。

“这确实相当贵。”他微笑着说，带着一丝疲惫的狡黠。

“当然，先生。”服务生说，并自己也吃惊地感到脸上有些发热。他手中拿着钱，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他确实认真地考虑了几秒钟，是否应该把一些钱退还给那位先生。

“您是柏林人吗？”先生问，服务生又感觉到了那深邃、湛蓝和悲伤的目光。

“不，我是汉堡人，先生。”他说，同时出于尊敬突然打了一个立正。

“啊，汉堡人。”他说着又躺到了床上，但把头转向可以看到年轻人的位置：“过些天，我也要去汉堡；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先生本人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如果我可以问的话？”服务生问，他甚至感到很骄傲说出了这样一句有水平的话来。

“我是俄国人。”先生回答说并把头转了过去，不再看那个服务生，这就相当于摆手，告诉他可以走了。服务生退了几步，轻轻关上了门。

躺在床上的男子不再动了，闭上了眼睛。“上帝呀，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他想。“我为什么在这儿，在这儿想干什么？我为什么不在属于我的地方——难以捉摸的上帝呀，我为什么不在家里？在这里我不认识任何人，也几乎没有人认识我。人们想要弄我，这是一个针对我本人的阴谋。啊，这次的访问演出，简直就是一次发疯的行动……”想到这里，他突然产生一阵强烈的麻痹感觉。“我已经不能动了。”他想，“这一切都是如此让人厌恶，如此没有意义，如此糟糕，以至我根本无法动弹了。”

他当然可以动。他坐起身来，倒了一杯茶。在把茶杯放到嘴边之前，他先翻开了晨报——1887年12月29日的《沃斯日报》。他翻开报纸，在第三版他看到了一篇报道：

“今天，12月29日，著名的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抵达柏林。许多朋友和崇拜者定于十时半在路德和瓦格纳饭店举行早餐会欢迎他。”

彼得·伊里奇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到地上。他坐在床上，气愤地呻吟着。他的脸变成了暗红色，高高的额头暴出了粗粗的青筋。他嘟囔着咒骂，使用了车夫和大兵的脏话，就像在俄罗斯家中那样。他用拳头捶打着床沿，发泄他的愤怒。终于，杂乱无章的咒骂，变成了前后连贯的一句气话。

“简直是岂有此理！”他向房间喊道，“这真是史无前例！一个流氓恶作剧！他们想嘲笑我！想让我丢尽脸面——这就是他们的意图！噢，这个经纪人无赖！噢，这个诺伊格鲍尔！这个该诅咒的诺伊格鲍尔！”

经纪人的名字使他的愤怒不断升级，以至他无法再躺在床上。他坐到床边，用脚去钩取可能在床底下的拖鞋，但没有找到；光光的脚板踏在床前肮脏的脚垫——仿制的熊皮——上，使他恶心了一秒钟，他几乎忘记了愤怒，光着脚在房间里乱跑起来。他的长长的拖地丝绸睡衣在身后飘逸着，他做着各种手势悲诉着，在窗和门之间跑来跑去，像是在冲刺，但同时也显得十分沉重；他时而跺脚，时而狂奔——赤着脚，满脸胡须，穿着飘逸白色长袍，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神圣的愤怒感染的隐士，在牢房中、在牢笼中奔跑，控诉着世界上可鄙的丑恶。

“许多朋友和崇拜者！”气愤的他讥讽地喊道，他停在了房间中央，双手攥着拳头向前伸着，“许多朋友和崇拜者！这是个讽刺！这是人们故意让这个该死的报纸刊登的，就是为了嘲笑我！其实这里

没有一只猫认识我，没有一只猫，我在这里完全是没有人知道的。到底是谁会知道我在柏林呢？我其实只是路过这里，只想在这里休息一天，我想把自己隐藏起来。这个诺伊格鲍尔肯定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安置了间谍。他知道了我什么时间到达这里。——这个诺伊格鲍尔！噢！”他又吼叫了起来。由于诺伊格鲍尔不在现场，他用脚狠命地踩那张已经揉成团的报纸。

他正踩着，目光突然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身影。他看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白衣白发人——那个狂怒的隐士，满脸通红——他看到了一个又跳又跺脚的可笑的老头，他感到羞愧。“我必须镇静下来，”他嘟囔着说，“这样激动是没有用的。我得吃药了。”

他坐到床沿上，把手伸到床头柜抽屉里取出药来，这时他也找到了拖鞋。他把药水缓缓倒入杯子里，仍然还在抱怨——直到气恼渐渐平息：“许多朋友和崇拜者！真是荒谬绝伦！”

他喝药的时候，一股狡黠和满意的微笑出现在脸上。“但我也可以玩弄他们一下！”他想——这个想法一下子改变了他的情绪——“我也要玩弄他，这个诺伊格鲍尔！让他吃惊去吧！我干脆就让他找不到。他的早餐会上的酒让他自己去喝吧。我走，我不在这里。他肯定不会知道，我住在了哪家旅馆——他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明天一早我就去莱比锡。至于柏林爱乐乐团的先生们，等我来参加音乐会演出时再同他们打招呼。今天我先躲起来，谁也找不到我。让他们自己去享受吧，在路德和瓦格纳饭店，朋友先生和崇拜者先生们。我现在就去散步。现在几点了？”

床头柜上，在碳酸氢钠药盒和缬草药剂以及两张家庭照片之间，放着一块漂亮的怀表——一个珍贵的白金制品，两面都有精美的雕饰，一个镶嵌的纯金人像。彼得·伊里奇每次拿在手上时，都要柔情地凝视它片刻：这是他的护身符和他的最宝贵的财产，是一个神秘、慈祥、富有的女友送给他的礼物。他让表盖跳开。现在是十点差十

分。“我现在该更衣了，”他决定，“等到聚会的参加者在路德和瓦格纳饭店集合时，我早已在大街上散步。”

他用冷水洗了脸和上身。他一边从散放在桌子和椅子上的衣服里面寻找要穿的服装，一边哼起了一支短短而甜蜜的曲调——其实只是一部大型音乐中的一段。“莫扎特——”他想，弯下腰寻找着袜子，“多么迷人啊！多么悦耳——就是这样，似乎一切都突然变得温柔，都中了魔法，都进入了爱的轨道。我们真应该感谢它的存在……歌剧院今天晚上或许上演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我是多么想听一听；但是，今晚的节目很可能是洛恩格林。”

他看到：窗外是一个美好的冬日。窗子上结着可爱的梦幻般的冰花；阳光在上面闪烁着。“真是迷人！”彼得·伊里奇想。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刚才冲动时，他甚至忘记了吸烟，平时他一起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一支香烟。

刚才还反映出个跳舞的隐士的镜子里，现在出现的却是一个身着黑色带有丝绸镶边上衣的高贵绅士。他一边哼着美妙而舒畅的小调，一边系着领结，突然有人敲门。彼得·伊里奇想：“可能又是服务生来取早点的托盘。可我还根本就没吃这些东西，报纸的消息让我过于激动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为这餐早茶要的价格真是不可想象——不过还是个可爱的年轻人，确实很可爱。”“请进！”彼得·伊里奇说，他并没有离开镜子。

门被推开了。站在镜子前的彼得·伊里奇等待着听到茶碗的碰撞声和年轻服务生清脆而谦恭的话语；是啊，他承认，他很喜欢听到这个声音——那是一个年轻的声音——他所以没有完全转过身来，就是有意让这个小小的欢欣拖长一点儿。然而，进门后迟疑地站在门口的那个人，终于说话了，但却不是一个年轻的声音，他用鼻音，同时又用小心翼翼但肯定的声调说：“您是柴可夫斯基先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彼得·伊里奇猛的转过身来。先是在惊吓中脸色苍白，随后又在愤怒中变得通红。“是哪位给我的荣幸？”他威胁地问，额头上又暴出了青筋。

“我是西格弗里德·诺伊格鲍尔。您的经纪人，柴可夫斯基先生。”站在门口的那个男子用温柔的语调说，同时甜甜地微笑着。

彼得·伊里奇好几秒钟都说不出话来，好像已经瘫痪。最后他终于轻声说：“难以置信。”他像看一个恶魔一样，死死盯着西格弗里德·诺伊格鲍尔。

“能够认识您，我感到很幸福，大师。”经纪人说，同时向柴可夫斯基方向迈出了几步。

西格弗里德·诺伊格鲍尔长相甚是奇特。他的偏红色的头发很稀疏，梳理精细的几撮，覆盖在他那长长的天灵盖上。他的胡须也很稀疏——染得比头发还要红——垂须从下颚边缘上才开始，但红润光泽的面孔——这是一副长鼻子、充满好奇但有些阴郁的面孔，一对没有睫毛的明亮的眼睛——显得那么光秃。甚至连上嘴唇都刮得那么光滑，并不符合当时的时尚，和那稀疏的红胡须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个人的微笑很甜，但却始终有些勉强。上唇下面露出几颗颜色难看的犬齿；加上那个长长的四处嗅闻的红润的鹰钩鼻，使得这副面孔具有了某种动物的特色：它让人想起了一只野兔或一只山羊。

“这是一个魔鬼。”彼得·伊里奇想，他对这个客人很反感，但却以极大的兴趣观察着他。西格弗里德·诺伊格鲍尔微笑着正视对方的目光——是的，他显现了一种漫不经心和特别迟钝的表情，就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对方对他的打量。他那双明亮的睁得圆圆的无睫毛的眼睛里遮着一层薄雾。正是这层雾使得这个人变得无懈可击。你可以对他喊叫，但他却会以甜蜜的甚至献媚的微笑给予回应，用他那好奇的长鼻子探索，在他那看不透的眼睛里不会出现惊奇，更不会出现震怒。彼得·伊里奇还没有对他喊叫就已经知道：这是没有用的。他根

本就不会理睬我。他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尊严的人。而且他的仪态简直就是庄重的化身——这使人感到惊奇。这不仅是他的高高的立领和那件深褐色大方格面料的长外衣，而且也是他那耸起的宽厚的肩膀以及令人吃惊的苗条的腰身——是啊，一个奇特的人，上面是一个侏儒国王的脑袋，下面却是一个挺拔的身材！——这也在于他那对遮蔽着的眼睛中高贵的散乱的目光——这是一对可怕的眼睛，谦卑但又狂暴。我的这个经纪人。

“您怎么知道我住在哪家旅馆？”柴可夫斯基压低嗓音但有些嘶哑地问。他决定不再喊叫，避免任何过高的语调。“您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为了能够接您过去，我必须知道，大师。”经纪人回答，并神秘地微笑着。

“接我——为什么？”彼得·伊里奇的脸上又出现了不安的红润。“去出席早餐会。”诺伊格鲍尔温柔地说，露出了犬齿，迷茫地观察着，抽了抽鼻子，似乎在开心地嗅着——无懈可击，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待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彼得·伊里奇攥紧了拳头，向经纪人走了两步：他产生了强烈的欲望，真想向这个人打去，但他感到，这个诺伊格鲍尔即使遭到拳击，也仍然会以鹰钩鼻下面的甜蜜的微笑作为回答的。他压制了自己的情绪，稍带喘息地说：“真是岂有此理。您还竟敢和我谈起这个滑稽的早餐会。”

“可是，大师！”诺伊格鲍尔用一种油滑的声调柔和地埋怨说：“我几个星期前不是给您写信说我要举行一个早餐会吗？”

“而我也是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回答您，说我不参加这样的聚会！”柴可夫斯基生气了。“我曾告诉您，我恨不认识的人，我怕见人，我胆怯——是的，我曾禁止您安排早餐会或者任何一种和我个人相关的这类东西。我难道没有对您特别禁止过吗？！”彼得·伊里奇威胁地说。

西格弗里德如何反应呢？西格弗里德抽了抽鼻子，微笑着和献媚

着。“噢，我可没有认真对待您的禁令。”他说，带着一种可憎的卖弄。

彼得·伊里奇明白了：我必须尽快结束这个谈话。这是我无法对付的会晤。啊，我根本不应该踏上这个旅程。我真是发疯了，非要做这次旅行，而且是单独一个人——这样的会晤是必然要来的，必然要和这个可恶的世界发生冲突。“不管您认真还是不认真，我的先生，”他低声阴森地说，“我是不会参加您的早餐会的。”

诺伊格鲍尔抚摩了一下稀疏的胡须，胡须像触电一样发出轻嘶的响声。“现在是十点半，”他仍然柔和地说，“大家都在路德和瓦格纳饭店等着我们。”

彼得·伊里奇转过身，把背对着经纪人。

“您在我们这个城市有很多朋友，比您想象得要多得多。”诺伊格鲍尔宽宏地劝说着。

“朋友和崇拜者！”柴可夫斯基嘶声说，“朋友和崇拜者——我知道！”

“当然，”西格弗里德柔和地赞同——他的声调充满了理智，甚至是信心，“我也是您的朋友和崇拜者。”

彼得·伊里奇又把身体转向了他。经纪人摆出一副奇异的虔诚，头稍偏向一边，两只手合十在胸前。面对彼得·伊里奇的吃惊而无助的眼睛，他用鼻音缓慢地，甚至以一种很庄严的声调说：“是的，大师。您的所有作品我都有。”

彼得·伊里奇吃惊地感到，他必须相信他。这个难缠的可怕的人，可能真的喜欢他的所有作品，或许熟悉这些作品，到了晚上在钢琴上演奏它们，他的心中有什么在蠕动——多么可怕又多么动人！柴可夫斯基开始同情这个人——是的，他的同情几乎和刚才的愤怒和厌恶同样强烈；他甚至瞬间感觉，在他的心灵里，这种同情突然取代了刚才的愤怒。

“您可能真的熟悉我的音乐，”他急促地说，“但您却不能把它运用到其他方面去。我在这里完全是无名之辈。”